



風雨故人

中國時報「海外專欄」選集第四輯

中國時報主編

封面設計：郭震唐

央館卡號：61-0759

風雨故人

晨鐘新刊③④

N③④

主編：中國時報

發行者：晨鐘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所：晨鐘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光復南路260巷40號之1

電話：7 8 3 4 7 8

郵購帳號：1 6 2 4 8

香港總經銷：文藝書屋

香港九龍尖沙咀漢口道4號6樓

印刷者：晨鐘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特價：新臺幣 元

美金 元

初版：中華民國61年11月30日

三版：中華民國62年9月10日

有版權・勿翻印 本公司經內政部核准登記
內版臺業字第1790號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掉換)

門市部：
中臺
國北
書市
城成
特都
區路
1
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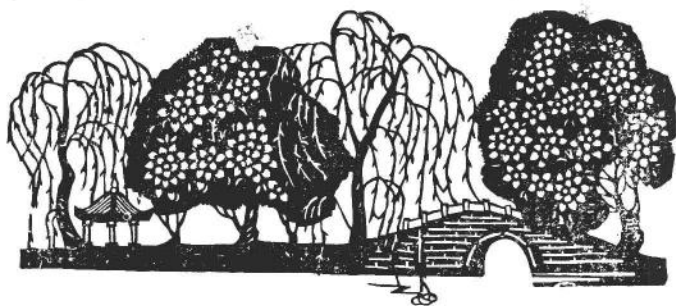
序

白先勇

近幾十年來，中國的內憂外患，迭出不窮。我們的文化遭到空前的挑戰，我們的社會歷經鉅大的變遷。羈旅在海外的中國知識份子，目睹國家多難，他們的心情無疑是十分的沉痛與複雜的。無論居留在機械文明鼎盛的北美，古老文化搖床的歐洲，或是種族同宗的墨西哥，他們的個人遭遇或異，然而故國之思則一。江山信美，而非吾土之感慨，在他們的胸中不斷的激盪，往往不能自己，而欲一吐為快。

中國時報有鑑於此，特為開闢新園地，海外遊子，抒發心聲。這便是中國時報副刊的「海外專欄」。這項專欄，始創於民國五十九年八月，其目的在於連繫海外的中國知識份子，溝通國內外彼此之間的隔閡。專欄的接觸面極為廣賅：北美、歐洲、中東，遠東的日、韓、香港，東南亞的各國，遠至澳洲、非洲，都在接觸網內。專欄的內容極為豐富，有抒情的遊記、感想，有嚴肅的批評、推介，有富於建設性的國是建議，亦有趣味盎然的報導訪問。而專欄的作者羣亦足以代表國外知識份子的各種面貌：有功成事就的學人教授，有初露頭角的青年俊彥，有正在奮鬥的留學生，亦有默默無聞，流居異地的遊客。

「海外專欄」的成就，可謂洋洋大觀。晨鐘出版社幸獲中國時報的同意，將其輯成選集，把這一代中國知識份子的心聲，做成永久的記錄，以響海內外的讀者。頭二輯題名，取其「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之意。三、四輯題名，取其「浮雲遊子意」、「風雨故人情」之意。晨鐘出版社特此向中國時報董事長余紀忠先生，以及中國時報諸同仁致謝。



次 目

序

美洲地區

白先勇

一

一個真實的人

杜維明

一

認識杜魯門的人

喬治高

六

「啓發與灌輸之間」

晨星

三

美國婦女運動的背景和現況

程小美

六

當代歐美婦女思潮——「婦

女問題新論」論叢導論

楊美惠

三

雙槍記——夢琴樓隨筆之五

傅孝先

三

這一代的美國青年

楊月蓀

三

唯一屬於唐人街

影院的中國電影

施淑青

四

關於貴族

張系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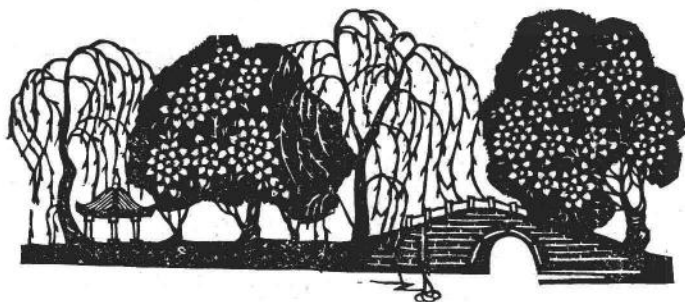
五

那漫長的血路

張瑩

四





次 目

走進河裏的詩人

問天

悼

疏影橫斜水清淺

歐洲地區

退休十樂

兩個世界・兩種文化

簡介法國現代應用

社會學的發展

寫在第廿九屆國際

東方學學者會議之前

出師未捷身先死

——談秋決與柏林影展

世界最大的歌劇院

黃德偉

王 茗

王 茗

翔 翔

李抱忱

馬 森

龍寶麒

陳祚龍

郭恆鈺

梵 予

五

七

三

六

五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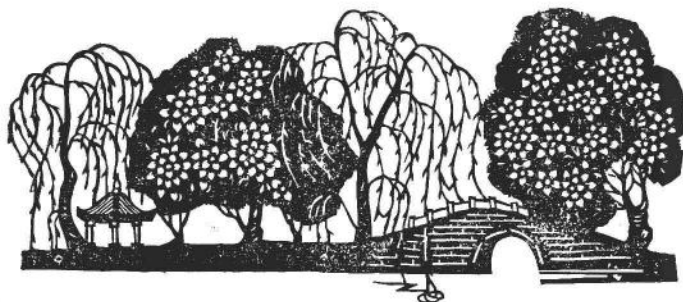
九

六

三

六





次

目

中東・非洲地區

風雨山河

——小亞細亞孤燈下之六

西遊記——迦納國

高信諱
黃美之

二〇
二五

紐・澳・東南亞地區

學術外交的開始

學術交流與知識份子的職責

那一片陰霾

心上偶泛的潮

龍哭千里

癱瘓的斷想

胡適譯詩

從南大談起

中文作者在馬來西亞的處境

他們從來就未離開過

陳筑遠

陳筑遠

溫任平

溫任平

溫瑞安

羅繆

施穎洲

皮述民

賴瑞和

朝朝

二三

二六

二九

三三

三五

四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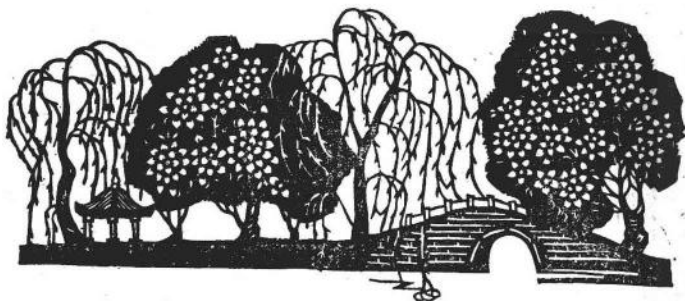
四四

四六

四七

五九





目次

讀「中文作者在

馬來西亞的處境」有感

關於「自我放逐」

「文化回歸」和「自我放逐」

靈台書簡

讀「中國現代文學大系」

後的一點感想

韓・日地區

明治大學——日本著名

大學簡介之五

日本文豪志賀直哉

追記川端康成

集市的鄉愁

港・澳地區

澳門

劉紹銘

林綠

賴瑞和

劉紹銘

劉紹銘

洪祖顯

張慧琴

余直夫

司馬長風

陶性情

一八二

一八七

一九二

一九五

二〇三

二一〇

二二一

二二六

二二九

二三四



一個真實的人

杜維明

——爲紀念王陽明誕辰五百週年

杜維明博士，廣東南海人東海大學中文系畢業，後入美國哈佛大學攻讀思想史，獲該校博士學位。曾先後任教東海大學、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現執教於布克萊加州大學歷史系。著有「三年的畜艾」，對文化問題，用力極深。

兩種紀念

王陽明生於一四七二年十月卅一日，距今恰好五百週年。爲了對這位體現「身心之學」的大儒表示尊敬，以東京大學宇野哲人爲首的日本學人，在數年前就已擬定了一項出版「陽明學大系」的計劃，準備陸續刊行十二大冊有關陽明研究的論文。第一冊命名爲「陽明學入門」的精裝本業已問世。除了宇野哲人的序說外，內搜安岡正篤的「王陽明傳」，岡田武彥的「陸王學譜（上）」，山井湧的「陸王學譜（下）」，

中村八郎的「王陽明及明代之政治軍事」，中村治兵衛的「王陽明及明代之經濟」，多賀秋五郎的「王陽明及明代之教育制度」，柳存仁的「王陽明及明代之道教」，荒木見悟的「陽明學及明代之佛教」，目加田誠的「陽明學及明代之文藝」，酒井忠夫的「陽明學及明代之善書」，戴內清的「陽明學及明代之科學」，陳榮捷的「歐美之陽明學」，阿部吉雄的「韓國之陽明學」，山下龍二的「日本之陽明學」，唐君毅的「陽明學及朱子學」，以及山室三良的「陽明學及現代。」這十七位撰稿人都是國際知名的權威學者。其中包括三位執教海外的中國教授。他們的論文是由中文撰寫然後分別從澳洲（柳），美國（陳）及香港（唐）寄往日本，然後再由日本學人逐字翻譯成日文的。其中固然有些疏陋的地方，但這種促進國際間學術合作的精神是值得敬佩的。

在美國，規模宏大的亞洲學會特在其年會中安排了一項紀念王陽明誕辰五百週年的座談會。這項在三月廿八日紐約華道夫旅館舉行的學術座談會。是由陳榮捷先生主持，參加研討的包括哥倫比亞大學的狄瑞（W. T. de Bary）及史坦福大學的尼文生（D. Nivison）。另外，夏威夷的「東西哲人會議」準備在今暑召開一項以陽明哲學為題的國際學會。應邀參加的學者現已包括臺灣的方東美及香港的唐君毅及牟宗三諸位先生。以夏大哲學系為骨幹的「東西哲學」學報，並將以專輯刊載在該學會所提出的論文。

這兩種紀念陽明的方法雖然不同，但都代表極莊嚴的學術意義。固然，陽明是經過千錘百鍊的考驗才提出致良知教的力行者，因而純學術的研究永遠無法深入其人生哲學的堂奧。但我覺得通過慎思明辨的學問工夫，不但可以把陽明的歷史意義漸漸地展示出來，而且可以把陽明的哲學內涵層層地解析出來。這種形態的努力，在表面上似乎不如大肆宣傳陽明的思想來得有效，但歸根究底，文化上潛移默化的力量，總

比政治上向壁虛造的捧讚高明多了。

一些回憶

記得有一次到臺北近郊的陽明山去欣賞櫻花的時候（那已是十年前的事了），我忽然覺得把草山改名爲陽明山是多麼明智的抉擇。固然，周敦頤因爲他喜歡觀賞萬物的生意，而不肯剪除窗前的春草，是極富詩意的史實，但是王陽明知行合一的精神，在天崩地裂的時代確更有振奮人心的功效。我第一次接觸陽明的詩文和學說是在初中一年級，那時就意識到他的價值趨向和世俗的忠孝單元論很不相類。後來逐漸摸索，才發現陽明與天地萬物爲一體的大人之學，根本和專制王朝所要求的「同心合德」大異其趣。陽明所表現的是一種強烈的抗議精神：他反對虛偽的社會禮俗，反對毫無靈性的考試制度，更反對受宦官污吏所僭取的政體。因此他不怕世人的恥笑而高唱身心之學，不惜犧牲自己的事業而痛斥科舉，不顧自己的性命而向專制勢力挑戰。劉瑾雖然利用受宦官秘密控制的錦衣衛把他逮捕下獄，利用滅絕人性的廷杖把他狠打數十大板，並利用各種違背常理的法術把他貶謫到貴州一帶，但他在「龍場答生問」一文中，仍清清楚楚地分辨出妾婦之道與大臣之道在實際政治中的不同。前者是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態度，不管君王如何昧着良心侍奉到底；後者則是根據君臣以義合的原則，不合則諫，則去；對於當政者總保有一種批判的態度，因爲這種態度如果一喪失了，那麼當權派很容易就會變質爲一個私慾橫流的大集團。陽明這種不妥協的風骨和孟子所謂殺一獨夫的氣魄真是先後大哲如合符節。

有了這一層了解，我在王學中找到了一種極富動力的人生哲學，就是他根本不重視外在的事功，他拒

絕把「百死千難」中悟得的「內在真理」筆之於書（因為他不相信沒有實行的空談），他尤其反對裝着一付聖人模樣而到處誑己誑人的苟當。陽明寧願拋棄一切虛偽的榮耀，而去作一個真實的人。

幾則感歎

一個現代的中國智識份子要想作一個「真實的人」的確不很容易；不論是社會風氣的腐蝕性，政治權勢的局限性，或經濟結構的迫壓性，都會使一個本來胸懷大志的讀書人，慢慢地物化成一具毫無靈性，但却塞滿了酸氣的軀殼。程明道在「識仁篇」裏借用醫書裏「麻木不仁」的觀念來解說這種現象。陽明又把明道的意思加以引伸，如果用他的見解來分析現代中國智識分子的大悲劇，那麼最嚴重的表徵即是失去了作爲一個真實的人必須具備的「敏感性」。智識份子應該是一羣代表人性光輝的社會良心。他們應有極敏銳的觸覺和極高遠的見識；他們應和人類全體保持精神的交通，和社會大眾保持緊密的接觸，和自己所屬的羣體保持血肉的關連。只有如此，現代中國的智識分子才不致陷入目前的窘境：在國內是投靠現實權勢的特權階級，在海外是依附國際資本的買辦階級。

但是，當智識分子一旦自棄了讀書人應有的敏感性，那麼不僅陽明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的大人之學變成虛脫，就連顏元所說的轉世精神也變成空談了。一個爲世風所轉，爲金錢所迷的人常會作出一些損人不利己的事，一個擁有大量知識而毫無敏感性的讀書人，難免不參與助桀爲虐的勾當。

我以前常想爲什麼現代中國許多提倡民主科學的自由人士總要打擊傳統，摧殘儒家。現在我才了解，他們所打擊的並不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賴以維繫的「滴骨血」，他們所摧殘的也不是中國文化的內在價

值藉以釐定的「真認同」。他們抗議的對象是利用傳統的專制政體和利用儒家的專制思想。可惜他們未能洞悉我國傳統文化中的內在動源，尤其是儒家大流中有如陽明所代表的抗議精神，因此把一切批判性的價值取向都歸功於歐美世界，而把自家豐富的遺產拋諸九霄雲外。可是當他們心一橫地把儒家歸約為御用思想，貶斥為吃人禮教之後，中國文化竟變成了一套封建社會的奢侈品，隨着迷信和玄談的陰魂而消散了，結果，一個現代中國的智識分子必須先否定了自己的「中國性」才有資格談現代，談智識，這是多麼淒涼的景象！難怪現代中國的自由人士一個個遭受到認同破裂的命運，乖離了民族意識，拔脫了社會根源，變成了一羣散離的高級華人；或為社會的名流，或為政壇的客卿，或為文界化的騷人墨客。固然，他們在宣揚民主科學方面留下了珍貴的紀錄，可是在現代中國智識分子的奮鬥史中，這些紀錄還只是一些尚待實現的夢境。

陽明立志作「人」的精神抉擇，是任何一個想為中國建構民主，開創科學的智識分子不能不深切體認的道理。人的「身心之學」是導引文化社會發展的大指標、大動源。累積性的知識是愈新愈有價值，「身心之學」則是愈深愈有價值。這種深入性的學問，不但是現代人心靈交通的基礎，也是通向精神世界，展示歷史智慧의泉源。

我們萬萬不能因為現實環境中的某種不滿，而致拋棄了自家的無盡寶藏。從純學術的立場來紀念王陽明固然有極莊嚴的意義，如果我們能從「大學問」或「傳習錄」中體會到真實存在的人生價值，並從身心之學處發揚真儒的抗議精神，那麼紀念陽明的意義就更深長了（一九七二、五、十於柏克萊）

認識杜魯門的人

喬志高

喬志高（高克毅），燕京大學畢業，美國米蘇里大學新聞學碩士，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碩士。曾任職「美國之音」多年。著譯有：英文「中國幽默文選」，「紐約客談」，「美語新詮」（即部份刊出的「謀殺英文」），「大亨小傳」。

到目前為止，在美國的「中國城」裏，權勢多半仍然操在一班老華僑手中，青年的一輩，第二代、第三代的華裔子弟，整天忙着做美國公民，沒有功夫接收所謂「唐人街」的領導權。可是在土生土長的華裔公民中，偶爾你也會碰到爬登華埠統治階層頂峯的人物。他一面可以忙着出席「中華會館」的理事會，用臺山話討論華埠事務，一面可以操純熟的美語，和當地市政府官員打交道，彼此招呼起來稱名不道姓。

此一類型的人物在社會上任務繁多。他代表僑胞充當傳譯員和發言人，扮演送往迎來的「葛羅佛·惠能」②式角色，做一位八面圓通的公共關係諮議。於是外界就封他一個非官式的頭銜，叫做 Mayor of Chinatown（中國城的市長）。

在紐約市，肥頭大耳、口吻雪茄的「小華」(Shavey Lee)，見人一團和氣，左右逢源，是勿街(Mott Street)的巡閱使。在芝加哥，此項頭銜則落在安良堂的傑里梅(Gerry Moye)頭上，他是麻省理工學院出身，但後來却改行做了律師。說到舊金山的華埠市長，那就非亞伯周(Alber K. Chow)莫屬了。他以當地民主黨幹部、杜魯門總統親信的姿態出現，儼然是美國全國性的一位新聞人物。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三日大選日那天，熬過了漫長的戲劇性的一夜，第二天凌晨出人意外的帶來杜魯門當選連任的消息，全美國恐怕只有數得上來的幾個人對這項發展感覺驚奇，而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事。亞伯周就是其中之一。

杜威④那回出其不意的慘敗，不但給了蓋勒普等民意測驗專家們當頭一棒，就連許多國內國外的人民，多多少少希望共和黨獲勝的，也因之感到喪氣。當大家在收拾殘局，檢討過錯之際，華籍人士當中似乎只有亞伯周一人大搖大擺，衷心毫無遺憾。

三天之後，他在都板街⑤國華酒家擺下十幾桌慶功筵席，匆忙之間召集了大批當地民主黨人士，祝賀杜魯門選舉勝利，所有本市、本州、以及全國性的黨要都踴躍參加，全體到齊。事後亞伯常喜歡拿出照相簿來，爲你在紀念攝影上指出某某人士的面目，一面忍不住好笑。有不少位忠實同志，他會告訴你，當初對於「領袖」競選獲勝的信心並非完全沒有動搖過。

亞伯周是加州斐士那埠⑥人氏。從一九二三年他青年時代起，他就加入政治活動，一向是民主黨積極份子。一九二四總統大選那年，他參加民主黨候選人約翰·戴維斯的競選運動，與在任總統，共和黨的柯立芝對抗。到了一九二八年，他又爲本黨總統候選人亞爾·史密士效勞。這位綽號叫「快樂的戰士」的

史密斯不幸也被共和黨的胡佛擊敗。「那一陣子當一名民主黨員真是毫無油水可言，」亞伯周現在回想起來說，忍不住又笑了。

亞伯周雖是一名忠實的民主黨員，但嚴格說來他更是「杜魯門的人」。在這以前的民主黨領袖佛蘭克林·羅斯福，他只見過一次面，是在一九三二年羅斯福首次當選總統，尚未就職以前來舊金山訪問的那一趟。至於他跟「哈利」⑦的交情，那可不同了。

兩人初次相識是在一九四二年第二次大戰期間。杜魯門以米蘇里州國會參議員的身份主持參議院的國防開支調查委員會。因公赴西海岸地區考察。當時亞伯周就盡了地主之誼，招待這位聲譽卓著的參議員來觀光金山大埠的中國城，訪問了「中華總會館」，以及好幾家僑報館。不但如此，他還邀請這位「獨立市」的美國政客⑧品嚐一下中國烹調。當年華埠名餐館如「遠東樓」、「陶陶」、「新杏香」等幾家，他們都曾光顧。

之後，杜魯門由參議員進而為副總統候選人，先後來金山灣區訪問過好幾次。在這過程中，杜周的友誼於是發揚光大。

一九四四年的競選運動展開，亞伯是加州民主黨代表團第四選區的一名候補代表。那天他在芝加哥出席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坐在大會堂代表席上，親眼看着他的朋友杜魯門，經過了一番劇烈的競爭，終於贏得了副總統候選人的資格。打那時起，他就加緊努力，為本黨的競選活動，尤其致力於募捐競選經費，幫忙羅斯福連任第四任，順帶也把「哈利」捧上副座。

亞伯周在他的紀念冊裏珍藏了一封白宮來函，日期是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三，亞伯剛剛寫過信給他的好